

# 劉成富：

# 文學翻譯架起中法文化交流橋樑

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。中國和法國是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，文化交流歷來繁盛。其中，文學翻譯如何跨越語言藩籬，為中法文化架起溝通橋樑？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劉成富認為，文化是平等多樣的，文學翻譯如同一面鏡子，可以照見不同文化，也能照見我們自身。而身處當下的大變局中，透過文學翻譯，我們可以向世界展示一個更加客觀真實、可親可愛、可知可感的中國形象。

◆文：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 
◆圖：網上圖片

## 最早被譯介的是中國古代戲劇

劉成富說，法國堪稱「文學的故鄉」，巴黎的先賢祠裏供奉了數十位偉人，其中有不少文學家，如伏爾泰、盧梭、巴爾扎克、雨果等。中法兩國地處歐亞大陸兩端，相距遙遠，但彼此文化交流歷史悠久、成果豐碩。「在促進交流方面，文學翻譯的力量是巨大的，譯者和他們翻譯的作品，對中法文學界的交流起到橋樑紐帶的作用，增進了兩國文化交流，讓兩國民眾更好地理解、尊重彼此文化。」

追溯中法間的文學翻譯史，劉成富介紹道，最早被譯介到法國的文學形式之一是中國古代戲劇。「最早譯介中國戲劇的漢學家，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。19世紀初，法國漢學從傳教士漢學發展成為專業漢學，法蘭西公學院教授儒蓮在重譯《趙氏孤兒》時，彌補了馬若瑟譯本中唱詞和唱腔翻譯的不足。而19世紀末，隨着中文版《茶花女》的問世，大量法國名著被翻譯到中國，對中國讀者產生了影響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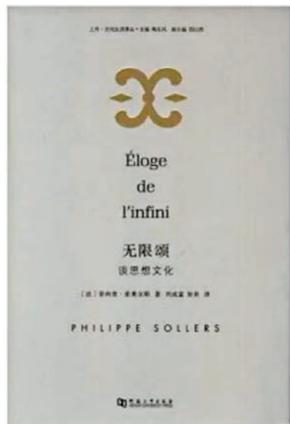
## 中國文學成功「出海」

近年來，中國文學作品不斷成功「出海」，這一現象在法國亦有體現。「法國有歷史悠久的漢學傳統。法國有很多家對東方文化感興趣的出版機構，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動向把握得也十分精準。」劉成富說，「2010年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，法國每年出版中國當代小說的數量要比英語國家多兩至三倍。1988年，法國文化部邀請了陸文夫等多位作家赴法國訪問。法國出版界也開始將目光從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等人轉向活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作家，同年出版的《中國短篇小說集》以1978年為起點，聚焦中國當代文學。」

他又介紹道，莫言是法國讀者最為熟悉、關注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。「從2012年10月公布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名單，到當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爾摩領獎，法國媒體圍繞莫言發表了100多篇報道。余華、閻連科也是法國讀者頗感興趣的作家。早在1994年，余華就憑藉《活着》引起法國讀者的高度關注。2006年，閻連科進入法國讀者的視野，尤其是2014年



◆馬爾梅松城堡博物館藏畫：《在若弗蘭夫人沙龍裏誦讀伏爾泰的悲劇〈中國孤兒〉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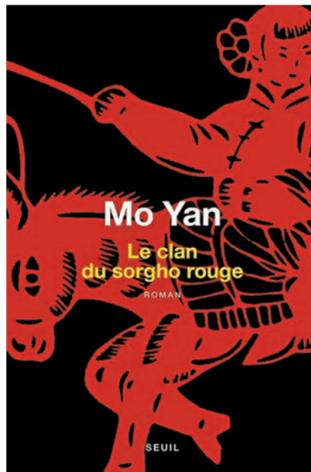
◆《無限頌·談藝術》劉成富／吳雨晴譯

獲得卡夫卡文學獎之後，法國媒體給予了他更多關注。畢飛宇、池莉、韓少功、賈平凹、劉震雲、蘇童等中國作家在法國文壇也佔有一席之地。」中國當代小說亦逐漸獲法國普通讀者的心，「法國圖書銷售網Fnac總結了最暢銷的193部中國小說，前20部中有13部是當代小說。不少知名作家擁有了固定的粉絲群，譬如余華的《兄弟》累計銷量達5萬多冊。這些都是中國文學『出海』的成功案例。」

## 法國作家珍視東方智慧

當前的世界，文明衝突和融合並存，文學翻譯能夠發揮何種關鍵作用？「文學翻譯將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，有助於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、溝通，增進國際友誼和民間交往。當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中國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。我們可以從文學和翻譯的角度，向世人展示一個客觀真實、可親可愛、可知可感的中國形象。」

劉成富說，中國書法、繪畫、道家和儒家思想，一直被法國作家視為東方智慧。「我曾在南京接待過法國哲學家雅克·德里達。在這位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身上，我看到了『他者文化的情結』，看到了他為文化多元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。20世紀初，法國詩人聖-瓊·佩斯第一次來中國時，總感到自己是『異鄉人』，但他慢慢適應了中國環境。在《阿納巴斯》中，詩人在中國西部的戈壁灘牽駱駝的眼裏看到了他自己。法國作家馬爾羅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，他通過《人的命運》《征服者》等小說，熱情地歌頌了中國共產黨人積極的樂觀主義精神。前幾年，我與我的研究生合譯菲利普·索萊爾的《無限頌》，發現索萊爾對《易經》、宋徽宗的繪畫給予了充分肯定。亨利·米蘭的《一個野蠻人在亞洲》更是顛覆了西方人



◆莫言《紅高粱家族》法譯本



◆余華《文城》法譯本

對東方人的認知，尤其是對『文明人』與『野蠻人』關係的認知。可以看出，中國文化在這些法國作家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。他們在中國智慧中獲得了啟迪，汲取了力量，同時為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正面宣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」

而法國文化亦有着豐富的內涵，其浪漫的情調滲透在文學、繪畫、雕塑、音樂、建築裏。「比如，在《紅色巴西》中，讓-克利斯托夫·呂芬站到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那一邊。我曾經給這部作品寫過序，在文化觀方面，我與作者的視野融合到了一起。我想通過對這些作家的研究來告訴人們，文化沒有所謂的『先進』與『落後』，文化是平等、多樣性的，世界是多元化的。文學翻譯就是一面鏡子，可以觀照法國社會，同時也能讓我們從中觀照自己。」

## 繁花（王家衛執導影劇紀念版）

作者：金宇澄  
繪者：金宇澄  
出版：東美出版



書名：王家衛執導首部電視影集《繁花》原著小說影劇紀念版。《繁花》緣起於向一座城市致敬，金宇澄想寫下兩代人的上海故事，包括可說的與「不響」的。敘事時間涵跨了上海的二十世紀六〇年代至九〇年代，以三名童年好友的際遇，勾勒出上海市井生活的真實樣貌，如流水席般如實描摹個個悲歡。文字密緻，細節精巧，說故事技巧卓越的《繁花》被譽為繼承了張愛玲的上海敘事，不僅重現了專屬上海的當代清明上河圖，更像是集上海男男女女命運的當代《紅樓夢》。

## 最後的雪

作者：史蒂娜·傑克森  
譯者：蘇雅薇  
出版：蓋亞文化



簡介：北歐犯罪文學新星史蒂娜·傑克森暢銷之作。早春的寒冷籠罩着歐德斯馬克，她與兒子賽門，以及年邁的父親威達住在破舊的房子裏，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家庭。小說以人口所剩無幾的瑞典北部村落為背景，描述在這荒涼聚落裏的人際關係，以及存在其中的秘密與猜疑。兇案之後，村裏每個人對受害者的觀點都不相同，他們否能導出真正的真相，並修復破裂的人與心？

## 貓的世界史

作者：凱薩琳·羅傑斯  
譯者：陳丰宜  
出版：堡墨文化



簡介：究竟在貓類統治人類之前，貓和人類的淵源是從何開始？野貓最初被古埃及人馴化後，數個世紀以來都被看作實用的捕鼠工具。中世紀卻是貓類的黑暗時代，因其敏銳的感官和超然的習性被視為魔鬼的僕人。十七世紀，貓類的地位轉變成優雅如貴族的象徵。十九世紀開始，貓類開始被描繪為女性的象徵與強調為女性的氣質。四千年後，貓類仍舊令人着迷。作者凱薩琳透過繪畫呈現貓的歷史定位與文化意涵，並深入挖掘貓的迷人之處，何以承載人類對其各種迥異的投射與象徵。

## 吃着吃着就老了

作者：陳曉卿  
出版：文匯出版社



簡介：《風味人間》總導演陳曉卿的舌尖尋味故事，這是一部吃透人生的隨筆集，一本掏心掏肺掏胎記的誠意之作。從十七歲出門遠行，進京上學，到誤打誤撞成為一個美食紀錄片導演，再到後來成為全國聞名的吃貨，陳曉卿的漫漫人生路，每個階段都有與食物相關的記憶。食物，連接着故鄉與世界。每個人都可以在「吃」裏找到歸屬。美食並不小眾，它藏在大多數人的一日三餐裏。說到底，於叔叔的生蠔和父親病榻前的蘿蔔絲丸子並沒有本質區別——你吃到的，就是最好的。

# 談笑風生，辭鋒敏銳

## ——評黃維樑的《當代文學自由談》

黃維樑教授的新書《當代文學自由談》，其〈自序〉以「懷着憂患意識，呼喚文化自信」為題，開宗明義揭示本書撰作的旨趣，也就是當代文學所面對的挑戰，以及七十多年所積累的問題，林林總總，地老天荒，當然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決的。黃維樑長時期致力於開拓現當代文學事業，閱歷廣泛，交遊廣闊，在兩岸四地從事教研工作，著述繁多，甚至更成了現當代文學的大師級人物。本書討論不同的文學課題，談笑風生，辭鋒敏銳，暢所欲言，剖析當前所見的文壇現象，描寫生動，風趣多姿。

本書分為「憂患意識」、「文化自信」、「中華當代文學自由談」三輯。首輯中作者論述錢鍾書、夏志清、余光中的憂患意識，並討論當前的文化路向，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課題。此外，黃維樑論「過度西化」，指出中華的「後學」只取西經：有理無理，西經是尚；西經難唸，仍愛西經。取經者對西經在半懂不懂之間，所寫的東西則以「艱深文飾淺陋」，這確是問題的癥結所在。在〈中國逆差、歐美順差的「文化貿易」〉一文中，黃維樑指出中華學者批量輸入女性主義、後殖民主義等西方文論；而錢鍾書《管錘編》的英文節譯本（名為 Limited Views）卻只有 limited view-

ers。英譯本只印了1,500冊，只是《詩學》和艾略特文集印刷量的一個零頭。現當代的中國文學理論對西方幾乎全無影響，中西之間的「文化貿易」完全不成比例。黃維樑建議「高妙推銷，消弭文化貿易赤字」。本書提出的這些問題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，可能也真是當前的憂患所在，比他對錢、夏、余諸位先生的討論要深刻多了。

第二輯「文化自信」六篇，作者肯定《文心雕龍》的龍頭地位：「它體大慮周，理論高明而中庸，具有貫通中外的普遍性，涵蓋古今的恒久性；1,500年前劉勰離世出來的這條龍，到今天仍然精美耐看，靈動多姿。」黃維樑運用六觀法評論白先勇的小說《骨灰》，包括位體、事義、置辭、宮商、奇正、通變等，古為今用，作出分析示範，富有指導意義。《文心雕龍》的影響大抵只限於中國，仍是難以向西方輸出的文藝理論。〈在後現代用古典理論看新詩〉一文指出現代詩的通病：顛覆傳統、難懂、怪誕。此文是用心良苦之作。這一輯中有文章，不客氣地批評瑞典學院的馬悅然，認為他未能「膺此華文作家諾獎評選的重任」。黃維樑願請中華作家不要盲目崇奉這個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，應該對中華文學的成就有自信。

第三輯「中華當代文學自由談」包括十三篇作品，主要討論劉以鬯、西西、張曉風、陳之藩、金耀基、黃國彬等不同的作家。作者認為劉以鬯「年輕時懷有文學理想的這個『爬格子動物』，向自己『問責』，決心要撥出時間為娛樂自己而創作；《酒徒》是其宏願的一個體現。」《酒徒》傾情迎接西方，中華作家應轉益多師，學習『富強』之道；劉以鬯大力推介西方現代小說，列出十七部必讀之書：各有各的意識流，年輕，充滿活力，作者追求創新的滿足感。

西西「童筆寫《我城》，凡物見生趣」，她「離群索居」而充滿關愛，呼喚溝通與快樂，童話筆調別開生面。作家特立獨行有重要性，西西的成功正在於此。黃維樑指出：「作家不宜叫空洞的口號，更不應作違心的宣傳，但作家多少總應該對人類有信心。艾略特在《荒原》裏力陳現代人的迷惘空虛，但最後還是表達了一些正面的意念：『奉獻。同情。克己。』了解後的和平」。艾略特呼籲世人要如此，才能得救。西西比艾略特樂觀，她認為人類有希望。」可見黃維樑確具慧眼、卓識，道出文學的精華所在。

〈陳之藩有兩個頭腦——評其《釣勝於魚》等散文作品〉一文旁徵博引，老實不客氣地指出陳之藩散文的缺失。「接受過科學訓練的陳之藩，知道且應該具備科學態度，即講事實、講邏輯、講精確的態度；我們相信身為理工教授的陳之藩，有這樣的一個頭腦。作為散文家的陳之藩，難道就變出另一個頭腦，用這個頭腦來寫作？寫〈哲學家皇帝〉之類散文時（哲）是一篇

## 書評



《當代文學自由談》  
作者：黃維樑  
出版社：中華書局(香港)

◆文：黃坤堯

說理性散文），就不必講事實、不必講邏輯、不必講精確的態度了，不必講《文心雕龍·論說》所要求的『鋒穎精密』了？確能把握充分的理據，對陳之藩的散文作出致命的一擊，筆掃千軍，十分凌厲。黃維樑甚至認為語文科教材所選的範文，「而這些人文食品卻含有瘦肉精，有塑化劑；心所謂危，口不能提出警告，希望教育當局或教科書出版社，把這些反面教材『下架』，以保莘莘學子思維的健康。」語重心長，表現黃維樑強烈的「憂患意識」。

至於黃國彬的散文，黃維樑形容為「藻耀而高翔」，是華山夏水的現代「賦」；把余光中「『白以為常，文以應變，俚以見真，西以求新』的四元素文體發揮至自己獨有的高峰，是他特有的『四合語文體』，是一種『語言交響』、一種『語言嘉年華』。由於他的文言與西語分量頗大，引經據典之處甚多，論者或會嫌其炫耀。經濟學者有『炫耀性消費』的概念，我們或可稱黃國彬的四合語散文為『炫耀性書寫』。」所說深中肯綮，筆路縱橫，成就黃維樑獨有的評論風格。